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24)

吕魁,生于1984年,山西人。2005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小染》《莫塔》《所有的阳光都扑向雪》《托斯卡纳》《朝九晚不归》等。曾获“娇子·未来大家TOP20”等奖项。

后青春时代的日常叙事

□徐刚

掐指算来,吕魁写作的年头已经不短。作为一位“80后”小说家,他作品不多,却能全面地呈现同龄人那飞扬的青春、卑微的梦想、岌岌可危的当下境遇。他总是执著地思索少年的理想终成泡影的故事,展示成长中的男女在与现实的搏击中或溃败或妥协的命运。就此,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宣告终结,生活本身也日渐显露庸俗、残酷的面貌。与其说吕魁是一位热情洋溢的青春写手,不如说他是一位视角敏锐的世俗生活观察家。他直面并剖析后青春时代日常生活庸俗本质,并在其中落实同龄人的生活经验,呈现他们的生存困境。

成长如蜕,或青春逝去的哀歌

彰显青春气息,书写校园故事,这是一代代青年作者必涉的主题,年轻的吕魁也未能免俗,尤其在他的创作之初。吕魁早期的作品如《小染》《少年行》等,都将叙事聚焦在洋溢青春气息的中学时代,并奠定了他此后小说的基本主题:无处告别的青春和劈面相迎的庸俗现实——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位纯真、率性的女子,连同她为了生存而牺牲一切的现实而展开的。其间有暧昧、有忧伤,更多的则是成长如蜕的苦痛。因而,这也可以说作一位“纯真的守护者”对自己青春时代的缅怀和祭奠。

《小染》从来自北京的姑娘小染在两个小学生心中激起的涟漪开始讲起,热情追忆那饱含着年少纯情与率性念想、飞扬青春和刻骨暗恋的校园时代。故事最后,小说最终展现出青春的华美被耗尽之后所暴露的庸俗本质。一位无忧无虑的女孩日渐步入艰辛的生活,并为了生存而牺牲一切,最后被这个庸俗的社会所吞没,任何关于青春的天真梦想都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这或许便是成长的代价。相对于《小染》,《少年行》的中学故事更显出残酷青春的印记,就后者而言,“我”的叛逆和对兄长般的男人军衔的追随,以及对女孩林小丹的爱慕,构成了整个故事的基本单元。尽管小说最后,情感矛盾的激化势必将故事引向绝境,但这种“平和的忧伤”却也体现出作者难得的真诚,使整个小说演变为一曲喟叹青春已逝的哀歌。

吕魁的写作具有明显的成长小说的质地,他就像一个执著的孩子,不断地质询成人世界的逻辑,探讨世俗与纯真之间的矛盾。纯真的小染最终没能走进“我”的世界,她偏离了“我”所期待的人生轨迹,淹没在如蚁的人群之中,被世俗社会的滚滚红尘所吞噬。而另一篇小说《城市变奏曲》则在大学校园之外重述了这个纯真与世俗的对峙。小说以诗人董三的故事开头,在虚晃一枪之后,迅速转向小说的主角——那个漂亮、热情、率真,甚至带着几分妖冶的女孩宁梓。她在音乐中忘我地摇摆,她的疯狂所散发的魅力令我难以招架。然而,这个酷爱漂泊、率性而为的女子,终究不会将自己固定在恒久的归宿中,她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热情追逐着自己想要的一切。作者以言情的笔调,书写着让人怅然若失的爱恋。

一意孤行的“女性漂泊者”

在吕魁的小说中,女性占有绝对的“戏份”。她们大多拥有超凡脱俗的魅力,她们热情似火、美艳动人,她们率性而为、敢爱敢恨,这些无与伦比的姑娘从天而降,给“我”平庸的生活带来一抹亮色。然而,在一番暧昧朦胧的爱恋之后,她们又无一例外地离“我”而去,去追逐更为“实在”的梦想。这些一意孤行的物质女孩善良却不纯良,堕落却不肮脏。在这个庸俗的社会中,她们为了生存牺牲一切,最终却一败涂地,被这个物欲的社会所吞没。《小染》里的小染,《城市变奏曲》中的宁梓莫不如此,而那位被无数人念叨的“莫塔”则更为典型。

小说《莫塔》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80后”作品,展现了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学西班牙语的大一姑娘莫塔,是我在饭局上偶遇的兼职酒促女子。这位有着不幸童年的美丽女孩从千里之外的新疆来到北京,在这个艰难的城市独自谋生。她因物质匮乏而努力追逐着金钱,甚至不惜出卖身体和灵魂。她甘当“富二代”的情妇,最终也难逃被抛弃的命运。尽管生活一次次地“教育”了她,让她明白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童话,但她还是在这个物质主义的社会一败涂地。这个冲着眼前的世界高喊“我爱你,北京”的执著女子,终究用自己的成长与伤痛,让人看清了世俗世界的本来面目。

除了莫塔,吕魁还清晰地刻画许多渴望融入北京,但却悲哀地发现“我爱北京,北京却不爱我”的小人物。她们不在乎奋斗的方式和途径,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留下来,活下去,甚至活得更好。《写篇小说登〈大家〉》中令人心驰神往的舞蹈妞,《和爱人告别》里永远让人猜不透的奇女子夏奈,都依稀让人想起小染、莫塔这类为了个人奋斗而不断牺牲的“北漂”女子。然而,无论是小染、宁梓,还是莫塔、舞蹈妞,在吕魁笔下,她们并不是被否定的人物,相反,她们身上有一种与生活搏斗的力量和热情,有着令人迷醉的青春活力和生命张力。吕魁就是以这种“女性城市”的方式刻画这批“城市漂泊者”的形象的。正像作者所认同的作家汪曾祺先生所谈到的,“生活不是想象中那么好,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坏”,因而,这些女性漂泊者也无所谓善恶的道德评价。这种“性别构型”的思路,固然体现了作者在个人奋斗的褒奖和道德主义的指责之间游移不定的状况,但在更高意义上却完美实践了“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的艺术追求。

向“伟大的小人物”致敬

吕魁曾说,他的小说终是向“伟大的小人物”致敬,小人物指的不仅是莫塔等渴望留在城市的卑微女子,也包括那些游走在城市周边,不知何去何从的渺小灵魂。《再见阿豪》是作者为数不多的没有女性形象的小说。故事里的阿豪是一个悲剧英雄,像所有的“北漂”一

样,幻想在北京这个繁华的首都打拼,但最终却难以为继,不得不在奥运会开幕这举世欢腾的时刻落寞地离开。小说中,拥有鸿鹄之志的小人物虽怀抱“梦想照进现实”的决心,却终究无力触摸那可望不可即的未来。小说的结尾令人五味杂陈:阿豪和成千上万的人挤在北京西客站前的大屏幕看奥运开幕式,为那震撼、壮观,却终究不属于自己的开幕式激动不已,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虚幻想象中,为那个小女孩唱起的《歌唱祖国》而热泪盈眶。

《浅生活》也是一篇向“伟大的小人物”致敬的作品,小说以旅行游记的方式饶有兴趣地描写了主人公去婺源游玩的一路见闻,并以当地摩的司机兼导游的老滕和小滕为线索,记述了这两位颇富意味的底层人物。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一改底层文学的俗套,而将那些坚硬的现实深藏在小说朴素的叙述中。既写谋生的艰难、即将面临的生计风险,也写他们的小狡黠;既不拔高他们的美德,也不回避他们的缺点,这便是带着生活底色的“伟大的小人物”。作品毫不煽情地呈现了平淡无奇的生活,其情感全无波澜,一如生活本身。

卑微的小人物和平淡的小城生活一直是吕魁小说的主角。《信仰在空中飘扬》多少有些寓言的意味,以财大气粗的高中同学老邢回乡投资,从而点燃整个县城的物质欲望为线索展开。金融危机的蔓延使老邢没有实力继续投资,他的最终消失使“我”领略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也让人明白,似乎只有平淡才是生活应有的底色。在吕魁笔下,青春和理想的飞扬固然可贵,但现世的安稳和人生的平淡或许更加值得珍视。同样事关生活价值的选择,《火车要往哪里开?》提出了一个严肃而认真的问题:火车要往哪里开?小说通过我在乡村女友牛红红与城市梦中情人徐菲菲之间选择的变化,探讨城乡关系这一严峻的社会命题。小说不断地渲染乡下人牛红红的“土气”,而上海姑娘徐菲菲则体现出城市人的一贯嘴脸。当然,故事的结局早已注定,城市人的精明与算计,不过是想利用“我”对付第二天的考试而已,而小县城或乡下人的淳朴才是最为稳固的。

与《火车要往哪里开?》一样,《散伙饭》中的“散伙”并不是一次因毕业而展开的情感波动,其内在的情绪分明指向了上海这座令人爱恨交织的城市。小说中,吕魁再次将对上海的情感表达成一段失败的爱恋。尽管《散伙饭》中的分离并不像传说中的“毕业即失业”那么残酷,但各奔前程的结局所蕴含的青春梦碎的征兆,还是被极伤感地揭示出来。在此,期待着“让梦想照进现实”的主人公不得不落魄地领略现实逻辑的冰冷和坚硬。而那位物质主义女孩林晴则“用实际行动教我懂得在当下这个浮夸的时代,有且只有钱能使人拥有自信心,获得比石油还稀缺的安全感”。

无尽空虚与未老先衰的“80后”

近年来,吕魁的创作呈现了一种微妙的心

态变化,他笔下的人物不再是那些喟叹青春逝去的追梦少年,他们匍匐在人群中,卑微地讨着生活,显示出几分苍老的疲态,有的甚至尚未成年便已饱经沧桑。这些文本略带着颓废,莫名地升腾起一种无尽的空虚之感。

小说《所有的阳光都扑向雪》表明世间的爱情都具有殊途同归的结局,即“再怎么缠绵悱恻,曲折动人,到头来无非就是你深深地爱着我,而我却渐渐地不再爱你。或者是你移情别恋爱上了他人,我仍在原地痴痴等你。”由此透露出一种从激情走向平淡,从诗意走向庸常,甚或从青年到中年、从生到死的疲惫之感。与之相比,《托斯卡纳》的意味在于,只是因为年少时的梦想,一个财大气粗的老总对一个姿色普通、寡淡如水的女人念念不忘。就像小说所说的,“你完成一个梦想,很快又会有新的梦想冒出来,这就是人生,生命不息,折腾不已。”颇有些“阅尽人间春色”的通透之感,但其内在的症状却是无尽的空虚。

这种弥漫着颓废气息的中年心态在吕魁近期关于“欢场”的故事中也得到了鲜明的呈现。《大城小爱》重写了旧作《请在四月叫醒我》中的“援交”故事。《请在四月叫醒我》展示了恩客与性工作者之间复杂暧昧的情感。天真无邪的妓女“小小”为了奢侈的生活而走向“堕落”,虽没有同类故事中“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凄惨,却也具有十足的反思力度。在有情有义的妓女面前,知识者的卑躬令人感慨,而“小小”对男人的轻信则更显其率真无邪。如果说《请在四月叫醒我》依然饱含着挥之不去的青春气息,顽强执守有关“轻信”与纯洁的话,《大城小爱》则强化了“性工作者”追求奢侈的堕落维度,欲望的外观也更清晰可见。倘若将新近的《朝九晚不归》也视为《请在四月叫醒我》的另一形式的“改写”,那么,我们便可惊人地发现此前有关真情与“轻信”片段的虚妄、“狗血”,与青春有关的叙事也就此黯然终结。

《朝九晚不归》讲述的是都市里生活重压下的“小白领”身不由己的夜生活,这次邂逅的是地道的欢场女子,她们早已被这个时代欲望所俘获,因而,当“莫塔”、“夏奈”、“宁梓”这些让人刻骨铭心的纯真女孩,或者如“小小”之类虽堕落但终究情意绵绵的女子,被“短发女孩”、“小眼睛姑娘”等“包房公主”所取代时,我们还能祈盼那猝不及防的感动和一刹那间的真情吗?一切不过是逢场作戏,哪有什么感动,哪有什么真情!或许,在这浮华的都市里,艰辛的生活和痛彻心扉的创伤之余,惟有及时行乐才能慰藉那无尽的颓废与空虚。

就这样,依然年轻但却早已苍老疲惫的吕魁,终于告别了自己的青春年代,在“朝九晚不归”的路途上渐行渐远。在洞悉了这个世界的残酷与艰辛后,吕魁笔下那些热情洋溢的故事终被无尽的庸常所取代。就像他所说,“小说永远不会比生活精彩”,这位敏锐的世俗生活观察家,必将在青春故事的终结之处,更加从容、冷静地描摹同龄人的当下境遇,刻画那未老先衰的一代人的卑微灵魂。

创作谈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每天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有的问题有标准答案,有的却没有。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生活?文学和生活之间有什么关系?我想,这些问题应该是没有唯一答案的。我曾尝试弄清这些问题,为此我请教过老师,也读了不少名家的访谈录、自传。可我非但没找到能令我信服的答案,反而越来越糊涂。直到今天,若有人问我这几个问题,我想我还是答不出来。

在众多的解释和观点中,我颇为欣赏的是胡安·鲁尔弗所说的:“生活本身并不严峻”。这短短的一句话,使我似乎对文学、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我想这样比喻:如果说生活是土壤,那么文学就是树苗,文学创作者就是育树的人。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那棵树苗,精心浇灌、悉心培育。也可以埋它在土壤,任其自然地发展,只在必要的时候浇水、施肥、修剪。树苗最终长成什么样和育树人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我写过的东西很少,看过的书也不多,更没在创作上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我热爱生活,通过这几年小说的创作,我渐渐悟出一个道理:小说永远不会比生活精彩。它只能是生活的提炼和浓缩,至于生活,它又是无法认清和说清的。每当对生活中的某个事件产生了困惑或兴趣时,一篇小说的灵感也就随之到了。但小说毕竟不是解决生活问题的办法,更多时候,它只起镜子的作用,只是一个成像的工具。

我认为,“80后”的作者非但不该与传统文坛对立,相反,应放低姿态向前辈们虚心请教、学习。我所敬重的汪曾祺先生曾说过“生活不是想象中那么好,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坏”。浅显的一句话暗含了很深刻创作理念,按我个人理解,写作应源于生活、忠于生活、虚构有度。前辈作家无论是什么流派,也不论关注哪类题材,其共同的优点都是具有一定的相关经验和阅历,提取淬炼后,加以合理的想象和耐心的打磨才完成一部经得起时间和读者双重考验的作品。往大说,是有社会责任感,往小说,是对作品负责。这是传统作家的优秀品质,也正是如我辈“80后”缺少的价值观。

当今一些“80后”关注的题材过于自我,写出的作品或于现实生活无关或过度矫情自恋。不是过分渲染日常生活,不切实际的奢侈场景,就是嘲讽夸张生活中的黑暗丑恶。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没有积极向上的信念和温暖包容的心态,这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当然,不是否定“80后”的写作,只是,是否可以少点小感情、小环境,多关注宏观的、人类共通的主题?“80后”作者中,年龄段最小的今年24岁,这一代人,至少这一代人中的某些人,是时候应该站出来承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了。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算不上多产,从2005年处女作发表至今,8年来,我断断续续写了20个中短篇。但这20篇小说却都是我21岁到29岁的青春见证。不夸张地说,我的成长经历对生活的领悟、认知基本上全部储存在这20篇小说中。我是个无趣的人,除了爱看足球外,几乎没什么业余生活。写作对我来说,就像他人闲暇时喜欢打牌、旅游、玩网游一样,是陶冶自己、消磨时光的一种途径。

我的生活阅历很浅,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写不出好作品的理由,反而觉得这是逃避的借口。我幼稚地认为,只有积极地热爱生活,敏感地观察生活中那些有意思的人和事,珍惜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如果再能在生活中发掘、感受到一些东西,那么,写出好的东西也就不难了。

我虽然写得少,写得慢,但会尽力把自己感兴趣的故事写出来,写好,像文火炖鸡汤那样,一点一点写下去。正如我欣赏的作家冯唐所言:“文字是我们的宗教,愿我们继续倒行逆施。心里一撮小火,身体离地半尺,不做蝼蚁,不做神,做个写字的人。”

生活中来 小说中去

□ 吕魁

盛大文学新增30%分成给作者

本报讯 “我现在正在创作的这部作品大概可以达到10个亿码洋。我今年的收入是2005年的100倍,所以说高盛和淡马锡投资盛大文学是非常有眼光的。”在7月9日盛大文学举行的“新机遇·新战略发布会”上,网络作家唐家三少替自己的“东家”作起了宣传。发布会上宣布,盛大文学已通过私募融资总计1.1亿美元,投资方包括高盛集团和新加坡投资机构淡马锡。此次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实现盛大文学新的开放战略和移动战略,同时,盛大文学将之前7:3分成比例调整为签约作者可获得100%的付费收入。

网络作家月关、傲来常表示,新的分成模式有利于作者创作出更好的作品。网络作家蝴蝶蓝也表示新的稿费回馈制度让人动力十足,“我写书不算太快,但看了新制度以后觉得有信心跟唐家三少一较高下了”。进入网络文学相对较晚的网络作家打眼这几年一直伴随着移动渠道的扩展受益,“让我感触特别深的是,本来一个很普通的原创文学可以普及到千家万户,期待盛大文学在移动文学方面发挥更大的价值”。

盛大文学负责人表示,此次的开放战略,一个举措是平台开放,将以盛大文学旗下起点中文网作为开放承载平台,让作者自主上架销售,包

括自主决定上架、自主站内站外促销并同样享有分成和奖励。而这只是“开放”的第一步,未来,盛大文学平台还将向整个文学行业开放,接受各个出版社的非独家授权作品,面向更加多元化的内容,享有流量变现支持。另一举措则针对作者收益,此次盛大文学重塑起点中文网作者收益模式,连载订阅销售收入将通过“分成+奖励”的形式,100%返还作者。盛大文学副总裁崔嵬表示,100%的返还将以三个阶段返还,一是上架销售分成50%,持续更新返还20%,作者成功完本获得接下来的30%,最终将所有收益返还给作者。

移动战略方面,盛大文学将发展移动互联网自有分销平台。据介绍,近年来,盛大文学在移动领域成绩突出,2011年已成为三大移动运营商阅读基地最大的内容提供商,2012年来自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年度总访问用户数近1.5亿,较2011年翻了一倍。

侯小强表示,盛大文学尽管已经出现了销售过千万的网络销售,但对这样一个巨大的新兴的市场而言,商业化之路也不过刚刚开始,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同业竞争,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并存。

(明江)

道辉诗集《无简历篇》在京研讨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7月10日,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道辉诗集《无简历篇》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的数十位诗人、评论家围绕道辉诗歌的思想艺术特点进行研讨。

道辉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创作,曾出版《大呢喃颂》《语词性质论》等10多部作品。最近出版的《无简历篇》收录了他近期创作的38首短诗和一首行长诗,以及陈超、汤养宗、马永波等的评论文章。与会者认为,道辉在写作中敢于直面“死亡”本身,积极处理超验、神秘的材料,所以其诗歌具有一种独特的悲剧精神和哲学气质。但道辉并没有因为对彼岸的执著探寻而忽略了对现实人生的思考,他在很多诗歌中所使用的意象都来自于个人真实的生命体验。他的一些诗歌试图通过个体的体验来对时代、历史进行心灵的记录。很多与会者感慨,道辉的诗作就像一个个迷宫,读者很难找到进入其中的“切口”。这和道辉的写作主张有关,他常围绕着一个“话语语境”不断提出新的东西,相信“语言会自动整合那些思维碎片”,呈现出个体完整的意识状态。于是,他的诗歌中经常出现“错乱无章的意象堆砌和艰难晦涩的语序断裂”,还有一些让普通读者感到陌生的闽南方言。对道辉的这种写作,不同专家给予了各自的评价。有专家认为,诗歌写作就要打破原有的词语联系,通过建立新的语言秩序来确立写作者的主体性。道辉20多年来一直坚持这样的探索。也有专家表示,一首诗在结构设置和词语安排上过于晦涩,读者就会因找不到理解的路径而拒绝深入阅读。因此,道辉写作时应该注意文本的明晰性。